

编辑 李昊 校对 宋娅萍
电话 67655592 Email: zrbzbf@163.com

闻汉堂记



奔赴

张健莹

第一眼看到这个汉代的小雕塑,脑子里就闪出奔赴两个字。

再看,还是奔赴。越看越觉得就是奔赴。这个小俑人在汉俑中是超小的,也就四厘米高。他的动态是超吸引人的,他头向前伸,两只胳膊一前一后甩得有力,两只脚一前一后跨得有力,我们常说的甩开膀子迈大步不过如此,我们常常唱的雄赳赳气昂昂就是这个气势。

以形写神,小汉俑面部没有刻画,从它的形态可以看到他的急切,甚至能感到他额上向下滴的汗珠。仔细看看,这小俑人还斜挎着一个包,这包紧贴在他的身边,他大步走时包也随着跳动。

他要去干什么?是追赶大队奔赴前线?是火速地去传递一个消息?是心急火燎地回家看望生病的老娘?还是刚刚给孩童抓药回家?他就这么大步地向前奔着。奔赴的是希望是念想是责任是未了的情是未竟的事。

忽然耳边响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——向前向前向前,我们的队伍向太阳,脚踏着祖国的大地,背负着人民的希望。眼前闪出大队人在行军,就是背负人民希望的奔赴。

甚至,每天早晨匆匆上班的人群,人群中的每一个人,都在奔赴,奔赴到每一个岗位,实现他的价值完成他的贡献。

我的一个朋友不幸患了癌症,医生说他的生命最多还有半年。他听信了好心人的劝说,从开始每日大步跨,刚开始是无力的坚持,最后是每日必须的锻炼,至今竟然已经大步跨过了二十年。他大步跨的姿态如这俑人,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奔赴,为了健康。

武汉有一位母亲,儿子患肝病需要移植,她自己决心献出肝脏,却查出脂肪肝,从此她开始了大步跨,硬是把肝的各项指标走出了正常,这位母亲每天不停地走,也如这汉俑人的奔赴,为了儿子为了母爱。

奔赴看是一个姿态,实则是一种精神状态。状态需要有一个支撑,这支撑是理想、是愿景。

鲁迅先生说用恢宏的汉代艺术招魂现代文明,这奔赴的小汉俑可为一例。

郑州地理

老鸦陈村

朱坤杰

老鸦陈村是惠济区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庄。村名由鸟名而得名。民国时曾改名乐群乡,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名为新兴村,但人们仍习惯以老鸦陈相称。

据传东汉末年,因该地紧挨贾鲁河,交通便利,黄巾军起义时曾在此建仓储存粮草,曹操打败黄巾后,又成了曹操屯粮粮草之地。后来逐渐形成村落,取名为黄巾屯。明洪武年间,姓陈的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居此地,在村中种植了很多树木,并招来许多乌鸦(俗称老鸦)在此栖息,久而久之,人们就把村名演变成老鸦陈了。

郑州清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大鳖,国民党新编第8军参谋处长(少将军衔)陈明韶均为该村人。1853年太平军林凤翔率部攻克郑州,西进荥阳,张大鳖联络附近村民,组织联庄会反清抗清,是郑州、荥阳一带的知名人士。1945年11月陈明韶随高树勋在邯郸起义后,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师师长,并到延安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。

解放郑州时,该村曾是外国的主战场。1948年10月20日,刘邓大军进攻郑州。10月22日守敌南城逃至老鸦陈寨内想负隅顽抗,当日下午,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,逃敌全部被歼,郑州宣告解放。老鸦陈村被载入郑州史册。

解放后,老鸦陈为郑县一区。1954年为郑州市郊区古棠公社老鸦陈乡。1955年先后改为老鸦陈初、高级社。1958年属郑州市北郊公社,1959年10月改为老鸦陈公社。1961年将老鸦陈公社改为老鸦陈大管理区,老鸦陈属大管区的一个小公社。1963年改为老鸦陈人民公社。1981年隶属金海区。1987年隶属邙山区。2004年隶属惠济区,现属该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管辖。

1960年是我国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最困难的时期。2月17日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率彭真、刘澜涛等中央领导同志,视察老鸦陈人民公社。并专门到“人民公社的公社食堂”(当时社员们都在公社办的大食堂就餐)详细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。当得知他们发明了用红薯生产酱油来调节农民的生活后,邓小平很高兴,并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想方设法,千万不能让乡亲们饿着冻着。这事虽然过去50多年了,但是老村民们依旧记忆犹新。

散文

湖畔鹊巢

苏连硕

人冬,湖畔漫步,让我兴趣尽扫的是,湖畔一棵高大粗壮的树顶端喜鹊窝,刚刚构架了一半,就戛然而止,再不见那两只喜鹊亲密忙碌的身影,也不闻节奏鲜明清脆亲切的鸣叫声。

我已经观察它好些时日了。盼着它来。它却辜负了我的殷殷希望。莫非这里的风声不好,迁徙到别处去了?这可不是挺好的吗?再没有比这树高的了,白天充足的阳光拂照,夜晚闪烁的星辰相伴,高阔疏朗的空间,下边是缓缓茸茸的草坡,一湾静静静幽幽的湖水,和往来倏忽翩飞翱翔的海鸥……还不知怎么?

喜鹊哟,你的离去,莫非受到什么惊扰了吗?每天我从这里经过,替你左顾右盼,观察考证,并没有发现什么骚扰可担忧的呀。左思右想,可能是因为天气过于寒冷,才暂时躲避休歇些时日吧?要是那样,倒是可以理解。适者生存嘛。

落落大方朴实爽朗的喜鹊,万不得留下见异思迁,没有长性没有毅力的名声啊。培养一种名声着实不容易,维系名声尤其需要一种珍爱与持守。

你俩跑到哪里去了,收听到我发出的信息了吗,闻聆得到我牵挂你俩而焦灼的心跳吗?希望你俩好好商量商量,还是赶快回来吧。真的好想你。

莫非你心灵相通,元宵节前后,我再出去遛弯,竟又听到从高处传来喜鹊的清晰而脆亮的叫声,下意识观看,正见那熟悉的一对喜鹊衔着树枝朝那熟悉的只剩了一半的窝,吃力地飞,从容地飞,安妥放下,震颤几下翅膀,鸣叫几声,就又忙不

迭地飞去。没多日,竟见鹊巢成型,浑然像个酝酿好的酒坛,编织好的摇篮,装满了醉醺醺的喜酒,铺絮好温馨馨的褥垫。好一个巧夺天工轩豁朗阔的鹊巢啊。

归来了,被我误会了的喜鹊,你们俩如影随形地带着自由自在从容潇洒的姿态回归了你的风景,你的空间,给湖畔平添了一股春天的生机与活力。我的心也渐显慰安贴贴了。

不仅如此,这鹊巢好像是一种实力与魅力相结合的标志在召唤,每隔三五棵树,就有一对喜鹊的翩翩翩翩的身影,渐次有一只仿佛同一图纸同一造型的鹊巢在构建在编织在装修。错落有致透迤绵延的雀巢啊,磊磊落落,浩浩荡荡,端端正正地排列着,呼应着,蔚为壮观,素淡、质朴、典雅。

沙尘暴铺天盖地地袭来,树木一倒醉酣般地摇来晃去,有时竟有枝杈嘎吱嘎吱地响,也就在这时,教人钦羨的却是那一尊尊架构坚实精巧的鹊巢,毫无窘迫惶悚之势,没有一个分崩离析肢解散架的。

最可爱者,晨曦初露,晚霞尽染,那一只只素面朝天天的鹊巢,浸入于绚丽如幻的湖光云影中,妍妍绰约,熠熠生辉,楚楚动人,怎么看怎么受看,活像一张和谐安恬的水墨画。

好雨应节而降,浙浙浙沥,霏霏酥酥,浸润得草木青青,花儿妩媚,柳枝拂拂,那鹊巢无不敞开心扉,一任苍穹淋漓酣畅酣醲酣灌顶般地沐浴洗润,无声无息,淡定恬静。



阿尔卑斯风光 布拉特 摄影

新书架

《愿得一心人》

姜涛

《愿得一心人》是一本解读中国古代美女爱情、才情、诗情的著作!

有两个主题,一是女人,一是诗词。女人如诗,诗如女人。诗词如女人般柔美,女人如诗词般凄婉,而诗词与女人就是一首绝美的爱情赞歌。

作者写了中国古代25个绝代佳人的爱情故事,向人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下美女凄凉的生活。她们的爱情能否圆满,她们的诗词又寄托怎样的情思。充满争议的鱼玄机,际遇传奇的陈圆圆,惹人怜爱的唐婉,冰雪聪明的王昭君,命运坎坷的冯小青,中夜私奔的卓文君……这里有秦淮八艳,也有皇宫妃嫔;有茅庵尼姑,也有富户小姐;有不贪名分的侍婢,也有为爱私奔的才女。

该书是一本赏析中国古典诗词和解读中国古典优秀诗人的文艺随笔。以一首诗、一段词为引,用细腻动人的笔触,赏诗吟词,演绎一段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,带我们邂逅那些绝代红颜纯洁的灵魂,领略她们灵性飞动的诗情与令人一唱三叹的爱情。全书文字优美,情感真挚,对人物、情节、诗词的赏析都有独到见解,值得收藏。

张丽莹,曾任91文学网编辑,北京盛驰文化传媒公司编辑,心路中文网创办人之一,以及奉化作协杂志《雪寒山》主编。喜欢文字,喜欢手指于键盘间飞舞的感觉,喜欢在夜里聆听耳畔的声音。人生若梦,缘似水,皆如烟,但求我心无愧,来去两由之。

绿城杂俎

书香家庭乐趣多

常进才

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。在我的记忆里,家里没有一本书,更没有书房。那时候,渴望读书,却苦于找不到书。当时,我就想,什么时候,能够拥有自己的书房,那该多好!

小小少年,好不容易攒下几个钱,就毫不犹豫跑去书店买书了。十一二岁年纪,逢年过节,也没有人发压岁钱,我就捡鸡毛卖鸡毛攒钱买连环画(穿越封锁线);我也曾去过粮店买《红楼梦》,发现新华书店里有自己喜欢的《文学描写辞典》,铁凝的《暖,香雪》,也曾不止一次不顾羞耻,问姑姑、叔叔、伯伯张张嘴借过钱买书。书买到手,当成宝贝一样爱惜,先用厚纸包起来,然后再认认真真去读。

参加工作后,成家立业,依然忘不了书这个伴我成长的好伴侣。出差途中,别人购买名贵礼品带回家,我却仍然不忘买个厚厚一摞书带回去作纪念。

多年来,不论工作再忙,应酬再多,每天,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读书。如果哪一天没有读书,没有写东西,就会感觉少点什么,浑身不舒服。

受我的影响和感染,我的爱人和孩子也养成了喜爱读书的好习惯,整个家庭形成了浓郁的书香氛围。经常可以看到,我们一家三口,每人手里一本书,静静地坐在那里读,忘了吃饭,甚至忘了看电视。读书,是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,妻子在家没有职业,孩子上学,家庭经济并不宽裕。但我们一家宁愿吃穿受一点委屈,也要买书,也要读书。书柜买了一个又一个,书买了一本又一本。几口水街,经常购买的商品仍然是书,回到家里,一手里拿一本书就如饥似渴读起来……

读书陶冶道德情操,开阔知识视野,提升幸福指数。读书能使人进入一种宠辱皆忘的宁静温馨境界,读书带给给人无限快乐。

服氣從君飲上池

畫沙與我論貞石

好原先生書

馬一浮書法

“这个铲槽前浅后深,说明盗佛者是站在佛像右侧从上至下凿。如果是一般的立佛,盗佛者会在左侧或右侧平进,铲槽应该是直的。如果铲槽前浅后深,略有倾斜,则说明佛像两侧有阻碍之物,盗佛者不得不选择从佛头上方向下凿去。所以这尊佛不是立佛,而是坐佛,而且右臂半抬,挡住了盗佛者的活动空间。在佛象里,如来佛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半抬右手,指做兰花,是什么时候?”

“坐坛说法宣讲佛法……”药不然喃喃道。

“不错!在这种造假里,佛祖的嘴唇是半开半合的,以示敷衍佛法,经传万众之耳。再看我这尊佛头的肥厚嘴唇,上宽下窄,确实是半开之状,与铲槽能够对应得上,证明确实是真的。”

多余的话,我就不必说了。唐代坐佛传世很少,讲经佛祖更是罕见。我淘到的这尊佛头既然是从讲经坐佛上凿下来的,价格可就与寻常佛头大不相同,恐怕要翻几番了。郑教授重新进行了评估,估完以后他给出的价格是六千元,扣掉一千七百元成本,利润达到四千三百元。

这一次的赌斗,我是压倒性胜利。

“小许,你这一招,也是《素鼎录》里教的吗?”郑教授问。

“正是。佛头的真假鉴别,很多时候光看这个铲槽就能判断出来。这在《素鼎录》里,叫作‘验佛尸’,名字听着有点瘁得慌,大概是因为多少跟伴作、法医验尸的手法很相似。”

我从郑教授那里接过佛头,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眼神无意中扫过佛头后面的那一道新裂痕,心里陡然一笑。

不对!有问题! 茅药造的假佛头 我把眼睛凑到那佛头裂痕前仔细看了看,又嗅了嗅,把郑教授的放大镜借过来。郑教授和药不然看我面色大变,都凑过来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颓然把佛头高举过头,猛地往地上一摔。只听得“哗啦”一声,整个佛头被砸到水泥地上,顿时碎成几十块碎石。郑、药二人被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,药不然第一时间把郑教授扯到身后,然后对我大声喊道:“许愿!哥们儿都已经认输了,你还想怎样?”

我苦笑着摇了摇头:“是你赢了。”

郑教授听完我这一席话,激动地握住我的手,连连点头道:“好小子,有风骨!你可知,五脉从创始至今,一直替整个圈子扛鼎承掌,从未含糊。时至今日,这‘中华鉴古研究学会’的牌子依然镇得住场。靠的是你这种绝不沾伪的铁则。”

“许愿这话真假我不知道,可郑老师你说五脉从不沾伪,可是有点一厢情愿呐。”药不然忽然别有深意地插了一句嘴。

郑教授皱了皱眉头,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话。药不然问我:“你这佛头哪里买的?”我回答:“那边数起第四个铺子,叫瑞福丰。”

连载

晓华接过来慢慢喝着,半天没说话。

秋棠问道:“你跟她说了什么?”

晓华放下杯子,回自己屋子拿来一个文件夹,从里面取出一封信,对秋棠说:“妈,这封信你收着,以后或许会用上。”

秋棠不解:“这是给谁的信?”

“给学校的。我去跟那个女人讲,如果她不离开我爸,我会告诉学校他们之间的丑事,让他们身败名裂。爸爸的工作肯定要丢,有了这样的坏名声,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到时候我爸什么也没有了,那时她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

秋棠瞪大眼睛看着晓华:“天啊,晓华,你可不能这么做,你会彻底毁了你爸爸,他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现在的位置……”

晓华“哼”了一声:“我就是耍了他。”

秋棠声音急迫起来:“晓华,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偏执,那是你爸爸呀!”

晓华大声哭喊道:“他不是了!从知道那一刻他就不再是了!我恨他!我恨他!我从来没有恨过一个人像恨他这样!他已经毁了你的生活,毁了我的生活,我也要毁了他的!毁了我们的!”

秋棠忍不住跟着抹泪地转过头来紧紧抓住晓华的手:“晓华,你答应妈妈,以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,你都不能把这封信交出去,听到了没有?这绝对不是由你来做的事。”

晓华固执地盯着茶杯,不吭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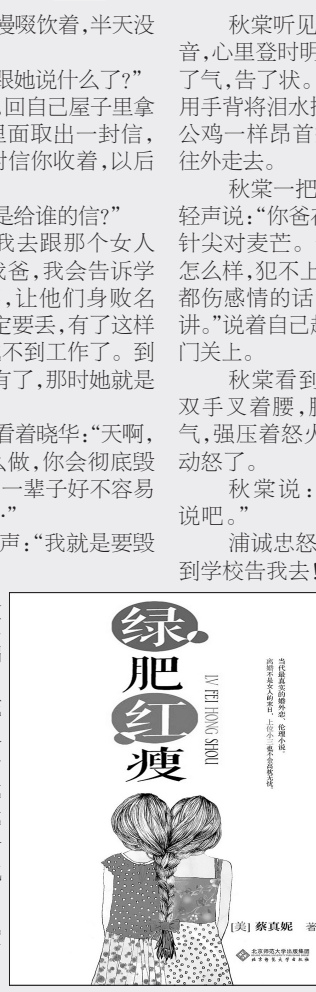
秋棠急道:“晓华,妈妈求你了!你爸再不好,对于你也是个十全十美的父亲!你毁了他,你自己不会好过的!情意重,你意气用事,却过不了自己感情的那道坎。而我无论在哪里怎么怨恨你爸,也不愿意毁了他的事业,看到他落入那样悲惨的境地。”

晓华抬起头来,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妈妈,黯声道:“妈,这个家再也不是原来的家了,你和爸爸都变得这么陌生,原来我根本不了解你们每一个人,我们之间的想法差得这么多。”

她自以为找到了迎头痛击负心人的杀手锏,在妈妈这个受害者——自己想方设法要帮助的人眼里,却那是自己忘恩负义的见证。

她心灰意冷地说:“我答应你,以后不管怎样都不会去告他的。”秋棠轻轻地拍着她的背,眼泪一串一串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正在这时,听见楼下传来浦诚志的怒吼声:“浦晓华,你给我滚出来!”



秋棠听见浦诚志气急败坏的声音,心里登时明白一定是叶竟向他通风,告了状。晓华“嗖”地站起来,用手背将泪水抹干净了,然后像个小公鸡一样昂首挺胸两手握拳转身就往外走去。

秋棠一把将她拉住,按她坐下,双手叉着腰,脸红脖子粗地喘着粗气,强压着怒火的样子,知道他是真动了怒。

秋棠说:“走吧,到你书房去说吧。”

浦诚志怒气冲冲地吼道:“她要到学校告我去!你说这个女儿养的,养这么大夫养出个白眼狼来了!”

秋棠眯了眯眼,抬高了声音说:“喂,别人的话你都信,自己的女儿你反倒不信了。晓华是什么孩子你不清楚吗?她对你们的感情你知道吗?即使她在气头上她说了什么气话,你不了解情况去化解,还要跟着闹起来,我看你就是被猪油蒙了心了。”

秋棠平时说话总是低声细语的,浦诚志很少看到她提高嗓子说话,即便他向她坦白叶竟的事,她也只是默默地流泪,并没有和他大吼大叫。今天为了女儿当面这样斥责他,倒让浦诚志愣在那里,寻思半晌,心里着实无趣,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。

秋棠又一字一句地说:“诚恳,不管你对我怎么样,我都可以忍,可是如果晓华因为你出了什么事,我会和你拼命。别觉得我们俩好欺负,狗急了还跳墙呢!”说完,扭头走出了屋子。

周日一大早就浦诚志自己开车到机场搭机去加州开会,晓华也在秋棠的极力劝说下返回了学校。

傍晚时分,晓华来了电话,说是已经到了学校,秋棠放下电话。

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,秋棠看到屏幕显示的是“私人电话”,没有号码,不疑有他,接起来说:“Hello。”

对方不说话。

秋棠又说:“Hello? Hello?”

对方还是不说话,秋棠疑惑地看了看话筒,正想挂掉,里面传来一个女声:“你好,是秋棠吧?我是叶竟。”